羣鶯亂飛

文·馮嘯　畫·家裕

一兩天內我通知你

兩天後，沈蕙赴喜宴，是舊日鄰人陳太的妹妹出閣，席設尖沙咀最大的酒樓，那邊有夜總會，她後來被一些人拖到夜總會去，剛坐下忽見常恒與一少女在跳舞。她坐得距離舞池遠，他不會發現她。她後來看到常恒送少女返座，那張大圓桌近舞池。她坐了半小時不感什麼興趣即賦歸了。

明天中午，沈蕙打電話與常恒道：

「昨夜我看到你。」

「你大概也在那家酒樓夜總會了？」她說。

沈蕙詳細告訴了他。他道：

「我的表弟五十歲生日，請了五桌，席設夜總會，你大概看到我和小妹妹跳舞吧？」

「侄女輩？」

「是的，幾時你請馮太她們到的士高？」

「等一位楊小姐由台北回來。忙不忙？」

「我照例不大忙的。店裡如何？」

「還可以，有人進門了。拜拜！」

「拜拜！」

此日下午五點半，沈蕙接到楊蘭的電話：

「我剛回來。」

「你有熟的的士高嗎？」沈蕙問。

「沒有，我們早些去一定有位子。」

「你選日子吧！」

「一兩天內我通知你：我馬上要出去，拜拜！」

此夕，沈蕙與大衛同膳于一家川菜館，他提到尖沙咀有一家的士高可以訂座，至少四位，必須十點前到。她說候楊蘭的電話了。後天，她得楊蘭的電話，說是星期六去的士高吧！沈蕙道：

「不知馮太、梁太有沒有空。還要問她們有無男伴。」

「我打電話問她們，你先告訴我地方與時間。」沈蕙告訴了她地方，一小時後她來電話：

「都來，馮太帶男伴，梁太沒有，我有，你當然也有，那夜我們七八個人先一起吃飯，由我作東，的士高由你付帳了。」

「晚飯亦由我請，吃上海菜如何。」

「好好好，你選地方吧！」楊蘭說：「却一定要我請。」（一五三）

風言蜂語

促進作用

深圳的士牌標投價高出底價六倍。

香港的士牌可能再進一步。

視作平常

據說不少色情錄影帶未檢舉。可能也是觀點問題。

中西混合

防虐會致力用中文宣傳。但觀念却是西方的。

開心

鴛鴦世界

美歐·圖·主樓倩敏·文

一五三：似曾相識空中妮子

晚上的空姐，看年紀便知是新人，至多十八歲以上，是屬於新班的。恰好來王友春座位一帶服務的有一個梳劉海——髮頭號髮的，面龐俏麗，方圓適中，且從額前的劉海髮髮，可以看見她額頭開闊，雙臂和頸項的雪白，証明她只面部塗施脂粉，本身肌膚，白中透有淺淺的水紅，也是健美的証明。

「這人在那兒見過的？好漂亮，好美的一雙眼睛輪廓眞是千中無一，見過，修短合度，而且永遠甜笑甜笑。」王友春在她送飲品，手巾時已經看見了，總覺得見過她。恰巧，他坐在外座過道邊，順便看了她一眼——「作怪，見過的，怎麼想不起來了？」喜符早得過多次的服裝義務模特兒展覽賽的了，也爲東京雜誌界公認的身材、相貌數過第一的千金小姐了，現在這個空姐，首先一見就感到比喜符更青春，即應該是年齡小了二三歲？

「啤酒；酒？」推酒車的來了，車前的一個空姐就是「她」——嘉芳（英文音）——十四！」她在酒車前問：「酒？」王友春側看她：「好，馬j尼！多，阿里阿多！」因東京開出機上有小半是日本男女，日語和英語多，台式國語少，他試探她笑問：「嘉芳桑，以前在機上見過的？」

「索得斯架？（是嗎？）阿奈打（你）去台北旅遊？我九月起才飛這條綫的呢！」——「啊！眞的面熟，在香港見過似的？」這妮子仍是笑迷迷，高興而活潑的。

他們對話俱快，酒車過去了。起飛半小時後，開吧餐了，因爲離東京才六點，客人都是沒用晚飯的。又是十四號嘉芳！她在收餐具時問他：「飲什麼飯後酒？先生！」——「打波兒威士忌，冰塊。」

「海，就來。」她托了玻璃酒杯送來，順手送來兩本一小本香港畫報——「先生，一點也不錯，你見過我！」原來是兩週前的「香港電視」小本子，封面是八八年香港小姐李嘉欣的玉照，王友春早在東京電視上和畫報上見過，

「難怪，她眞像港姐！」認識了——她說姓陳，家在台北，並笑說：「你覺得我像她嗎？台北好多人說我像！」——「我就說像！」

江上青單獨一個在等候接王友春，兩個車中擁吻了——「眞想你！快回家。什麼全準備了。」他忽然感到這個台北美人，臉的上半部也似陳嘉芳！

一五二：打開天窗說亮話

進入總經理的辦公室後，她見到鄒永亨的面前正放着她的那封辭職信。

「你眞的要走？」鄒永亨劈頭就是這一句。

「是的！」劉幗英肯定地點頭。

「你想清楚了嗎？這樣走是不是太可惜了？」鄒永亨凝視着她。

「我已經決定走了，而且不會改變！」劉幗英的話斬釘截鐵般的，一點不含糊。

「一個新電視台，要搞起來，要搞好，不是那麼簡單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鄒永亨神色凝重地吁一口氣。「我還是希望你三思而後行，以免將來後悔。」

「總經理，我很謝謝你的提點。可是，我做過的事情，無論做對做錯，從來沒有後悔過！」劉幗英說，「如果沒別的事，我先出去了。」

「別急，我的話還沒說完。」鄒永亨望着她，無可奈何搖搖頭。「老實說，我不想你走，可是，你一定要走，我也沒辦法。不過，你辭職的事還要等董事會批准才正式生效。」

劉幗英沒作聲。鄒永亨繼續說下去：

「在你正式離開HTV之前，你仍然是這裡僱員，而且是高級行政人員，是公司的負責人之一。所以，在離職之前，我希望你不要做出對公司不利的事。」

「總經理，你這話怎樣解釋呢？」劉幗英有點不悅。

「咱們打開大窗說亮話吧！你別拉一大班人走，這對HTV將大有影响。」鄒永亨說。

「我要走，幾個合作慣的下屬跟我一起離開，那不是奇怪的事，這早有先例了呀！古健甫走的時候不也是這樣嗎？」劉幗英說。「而且，一個新電視台開辦，僱員招攬一些現役工作人員，並非我要走他們才來挖角的。」

有關人員在蘇絲協助下收集証據時，麥小玲要求把上了手銬的姚國榮留下室內，她有話和他說。不過，却將何靜儀留下在貼近門口，準備接應。

「你知我爲什麼要這樣做？」麥小玲問。

「眞是高深莫測。」姚國榮喪氣的說：「我知你是對我大報復，但不報在魯森在生時，也不報在大權握在你手之時，反而給我重任！」

麥小玲哈哈大笑起來了：「如果那時候對你施行動，極其量將你辭退，你仍有家庭，仍然可以轉職再起，未能將你置諸死地。如今，你家庭破碎了，金錢、名譽、地位都喪失了，還要做階下囚，那才能消去我心頭之恨。」

「怪不得說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猶不毒，最毒婦人心了。想不到你把我推上高峰，然後將我推下懸崖！」

麥小玲發出了可怕的獰笑：「誰叫你先做不仁，我然後做不義呀。」

原來由下嫁魯森開始，就有心報復，而且還是有計劃的長期打算。

她把他推上高峰，却派蘇絲與何靜儀監視，每天通一次電話，其實她一直在遙控。秘密返港，祇有那兩個女將知道，因此，採取行動時，機構中人一無所知，才將姚國榮徹底打倒。

（完）

市城之光

大報復

（十五）

風雨廣播道

陳浩泉

一五三：前往房間探問

五分鐘後，史密夫去拍伊蓮娜的門，伊蓮娜過了好一會才開門：

「這麼晚了，你來找我幹什麼？」

「我去拍安東洛夫的門，沒人應，我以爲他來這裡了。」史密夫隨口說，環視四周，沒有第二個人。

他不知道，安東洛夫已躲在側所內。

「他沒有來，」伊蓮娜故意高聲說，要讓在側所的安東洛夫能聽到，「也許在外面逛街去了，他很喜歡逛夜街的。」

「什麼時候出去的呢？」史密夫追問。

「大概半小時前吧，」伊蓮娜繼續高聲說，「相信不久就會回來的。」

「你怎知他出外逛街呢？」

「他來這裡坐過，我們談了一會，然後說要去逛夜街的。」她答。

史密夫心中在說，但眞相在這個空姐，首先一見就感到比喜符更青春，即應該是年齡小了二三歲？

「啤酒；酒？」推酒車的來了，車前的一個空姐就是「她」——嘉芳（英文音）——十四！」她在酒車前問：「酒？」王友春側看她：「好，馬j尼！多，阿里阿多！」因東京開出機上有小半是日本男女，日語和英語多，台式國語少，他

一五三：似曾相識空中妮子

美蘇諜影

東尼·圖

一五三：前往房間探問

一五二：打開天窗說亮話

一五三：柳暗花明

天涯俠客無刀

端木翊·文　秋風·圖

廿五：柳暗花明

曹老頭道：「他們說要去海州，難道你們不知道？」方菱稍稍放心，不過估計上了岸之後，必要走一段路。

過了半晌，方菱再問道：「早幾天是否有很多外地人到你們那裡？後來是否又都乘船出海？他們去何處，老丈可知道？」

曹老頭道：「老漢是昨晨方捕魚歸家，這之前的事，則不知道。嗯，姑娘請勿再問這些事，如今更請你倆坐，當然要分開……」

「謊話！下面的鮑口在這邊，不守在此處，跑到船頭去，待發覺他們要找大哥，還來得及通知他麼？」方菱道：「再說，咱們分開坐，不怕別人思疑？」

風把到船頭吹風！」

馮若蘭耳根發熱，只好在四尺之外坐上，道：「既要把風姐，你學的是那一家那一派的功夫？」

馮若蘭猶豫了一下方道：「家祖峨嵋派弟子，但我家的刀法，也不單只是峨嵋派的，還有我曾外祖父的家傳刀法，家祖將兩家刀法治於一爐，至家父才大功告成。嗯，這舍的刀法僅可應付一般宵小，難入法眼，更不如武林中名家大派甚遠！方姑娘的劍法諒是武林絕學。」

方菱正容道：「小妹才不曾有名無名！我先後從過三位師尊，他們雖都博學，但歷箱本領，全不是劍法。你看余大哥，他師傅素來以劍成名，他却自己練什麼刀法，齊大俠不但不加以反對，反而讚許有加！」

（七三五）

三十：文湛森修改遺囑

媽媽死了，家興以爲爸爸會讓他返回公司，担任總經理的職務，結果却不是這樣，爸爸將這個職位交了給嘉麗；爲此，家興十分惱怒，準備馬上結婚。這時他的媽媽還沒有下葬，文湛森自然勃然大怒，認爲家興不尊重母親，對他說：「你結婚也可以，不要用我的名義發帖。」

可是，家興這個人，渾身充滿叛逆性，仍然一意孤行，用文湛森的名義訂酒席、發帖，而且大排筵席，邀請文吳兩家的親戚朋友，訂了一百五十席。文湛森大怒，要家興收回那些請帖，告訴他：「這是你妻老婆，不是我媳婦，你要收回。」

「我不管那麼多，總之，你結婚的事，與我一點關係也沒有。而且，你的酒席費與結婚的一切費用，都是你自己的事，你不要指擬我替你出錢。」

家興十分惱怒，說道：「死老鬼，我自己出錢就自己出錢，你怕我付不起這筆錢麼？」

爲此，文湛森十分憤怒，馬上把律師召來，修改遺囑，聲明在他逝世之後，遺產只分給嘉美、嘉麗、嘉英三個女兒，兒子家和、家興都沒有份兒。

（完）

骨肉仇人

王方·圖

三代名花

辛海·圖

二六：鄉囘媽媽

傳來隔房王材叔的聲音：

「你囘到中山縣不，寫封信來，說你交通失事受重傷，需要留醫，將拖一段時間才囘港，要我代爲照顧家庭……」

「也只好這樣了！」媽說，過片刻又道：「我生下孩子，怎樣？」

「寄養在我叔叔嬸嬸家一段時間，等孩子稍長，我去接出來，就當侄兒侄女！」王材叔說。

「爲你，我只好委屈自己大半年了！」媽媽說。

這樣一個大秘密，她月湘不能獨個兒保留在心腦裡，那會把自己脹死。

她和大枝旗登上龍虎山。兩人躲在草叢裡，她把自己聽到的告訴大枝旗。他呆了好半晌，然後伸給她一隻手，彼此互握得緊緊。

他說：「這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我們發誓不洩露！」

她舉起一隻右手，他也同樣舉起右手，同聲說：

「我們發誓不洩漏！」

以後，媽媽囘到鄉下，寄來一封費用，他只講一句：「OK！」

走一遭外，他即使在星期日、假期也不囘家。加上是年逢上會考年，他緊張得在宿舍夜夜刨書。他甚看重學業，認爲是靠此提升自己的最好階梯。王材叔去學校把消息告訴他，聽到王材叔代他支付一切學校費用，他只講一句：「OK！」

發生意外的信。月湘就受到王材叔的照料，她的午晚兩頓飯都在王家吃。王材叔請個一個老伯管花檔，王材叔像爸爸那樣待她。大枝旗負起哥哥的任務，王材叔說：

「阿旗，月湘媽在鄉下遇事受傷有好長一段時間不能囘家，你以後要多照顧她！」

「我會的！」大枝旗答得爽脆。

祖父更關切地說：「阿旗，月湘一個人睡後座，很孤寂，你晚上去陪她，也帮她解決功課難題。」

王材叔不忘提醒：「記住，要守禮，安份！」

「得啦！」大枝旗說着，跟月湘交換個眼色。

至丁哥哥祥興，反正那家伙在學校寄得後，除要錢交學費食宿費，囘家來錢交不囘家。加上是年逢上會考年，他緊張得在宿舍夜夜刨書。他甚看重學業，認爲是靠此提升自己的最好階梯。王材叔去學校把消息告訴他，聽到王材叔代他支付一切學校費用，他只講一句：「OK！」

廿五：柳暗花明

二六：鄉囘媽媽

性女行航球環位首

女扮男裝歷經難以置信考驗凱旋而歸

名人軼事

林景薇女士：世界平洋，要經過危險的合恩角。這裏的狂風怒濤連男敢的老海員都感到害怕。在這段艱難的航行中，巴雷表現得最出色。狂風把桅桿颳斷了，巴雷爬上了大桅，把新桅接了上去。好幾次，船殼被震出了裂縫，海水湧了進來，巴雷指揮船員用瀝青和麻絲把裂縫塞牢。後來帆被暴風撕裂了，巴雷迅速把它補好。一名船員被巨浪打傷在甲板上，巴雷把他揹了囘來。……

一七六八年四月五日，艦隊到達了塔希提島。這是這次科學考察的重要目的地。

在塔希提島，開始法國船員和當地居民相處得很好。後來因事發生爭執，法國人開槍打死了三名當地人，引起了激烈的衝突。爲了調解，巴雷身上多處被打傷。最後，島上的女首領同意和解，但指定要巴雷留下，想把「他」做自己的丈夫。船長沒法，只得同意。這以後，巴雷才不得不恢復了她的本來面目。第二天，女首領特意讓巴雷穿上英國人送她的一套衣服，親自把她送囘，以示和好。巴雷遇見艦長後的第一個要求是讓她繼續完成這次環球航行。

以後，芭蕾日隨考察船訪問了薩摩亞、大堡礁、所羅門羣島等地。電波已有多年。他最近設計製成一種電子裝置，能夠發出模擬魚的腦電波波型的電子脉衝波；召喚狗魚則要用每秒二十個脉衝的電子脉衝波。

這位生物學家曾經試過用他的電子裝置在河中發出每秒二十個脉衝波，把跑車加以改良，在前輪上加上「脚蹬」，騎車人再也不需用兩腿去用力蹬地囘了，但這種車顯得很厲害，沒有人願意去騎它。

後來，英國有人將鋼材代替木料製造單車，使它顯得堅巧輕便。但由於前輪大大，騎起來很笨重，紙有冒險家才去騎這種「高輪車」。

一八六九年，德國一位體育教師，他對各種單車進行認眞的研究，想出了把脚蹬放在兩個輪子中間的辦法，前輪控制方向，後輪推動車子前進。兩輪中的魚兒。當他開動這一電子裝置時，河中即有魚紛紛游至他的船邊，而且到船邊之後停着不動，任由他用網撈捕，並不逃走，你說奇也不奇。

希克利的電子裝置，到底是憑什麼召喚魚兒游至他的船邊聽候捕捉的呢？

原來，這位英國生物學家專門研究魚類的腦電波波型，女扮男裝去當了船員，艦隊完成考察任務後，凱旋而歸。爲了表示對芭蕾日的尊敬，艦長特意選了芭蕾日的故鄉聖馬洛港作爲終點港。（夏知、新九〇〇六二）

婦科

基礎體溫綫測定方法預知排卵期簡易方便

通天曉先生：

我結婚多年，至今未能成孕。說實話很想生個孩子，但礙於月經周期不準，我先生又經常外出。據說通過測體溫可以知道排卵時間，請問詳細做法是怎樣的？

王徵小姐：

青春期少女有時會爲自己的經期不準而煩惱；新婚少婦有時也爲如何採取自然避孕而發愁；而婚後多年的婦女更爲何日喜得貴子而着急。她們大多常注意自己的月經來去，而難以知道自己的排卵情況。從女性生理來說，每月一次的排卵才能保証婦女按期來經，對希望受孕者來說，則可據排卵期來擇時行事。

女性的排卵期，一般發生於月經周期的中間，即兩次月經的中間。但月經周期常因環境或生理因素的影响而被擾亂，排卵時間並非固定於周期的某一天。而一旦排卵，則下次月經一定於排卵後十四天左右發生。排卵對於一些女性是有某些自我感覺與徵象的。有的女性此時可有輕度下腹痛，單側多見，這主要是排卵時卵泡破裂所引起的；有的女性此時可見陰道血性；有的女性此時有少量的陰道出血；有的女性會有乳房發脹或敏感，有些女性也有性慾的改變……這些徵象都可給自我預測排卵作爲參考。

目前，預測排卵的方法很多，各具特點。有陰道細胞學塗片檢查、卵巢性激素的測定、垂體黃體生成素的測定，以及超聲掃描等等都可對卵巢作艦測。但這些方法多較繁雜，不方便且花費大，更不能自我掌握。

下面介紹一種基礎體溫綫測定方法，有興趣者不妨一試。

測定方法即：先準備一本小方格本，一支體溫計，並在方格的縱軸，以等距離標上溫度刻度，可以三十六度爲起點，向上依次爲標三十六度一、三十六度二……至三十七度五；在方格橫軸，則依次標明月經的第一、二、三……天。然後把體溫計甩至三十六度以下，放於枕邊備用。從月經來潮第一天開始，每日清晨醒後，在起床之前，將體溫計放入口腔舌下，測五分鐘後取出，將讀數在方格本的坐標上標上溫度黑點，然後將體溫計重新甩至三十六度以下，待次日用。這樣連續十天月經來潮。此後，將方格本每日所記錄的溫度點聯結成一條曲綫。

排卵的判斷可參考這條溫度曲綫。一般正常的女性，其體溫曲綫開始變化不大，多至中期體溫才急劇上升，連續兩天之間體溫至少提高零點二度；在曲綫上形成一高溫綫。排卵日期就在此體溫急變一至三天之內，而那種沒有明顯變化的曲綫，一般認爲無排卵及無黃體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測體溫差測排卵的方法，必須排除感冒等發熱因素，並做記錄，以利分析。這種基礎體溫測定法，無疑是一種簡易、應用廣泛而又少花錢的方法，但其並非絕對可靠，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呂依山、新九〇〇四〇）

技術新知

利用電子裝置召喚魚兒集

英國生物學家有此異能

通天曉先生：

我在小孩時代喜歡看故事書，長大後喜歡閱讀我國古人的筆記小說，也喜歡看本港報紙副刊的武俠小說。常會見到這類書籍描述一些術士或武林人物，能夠呼喚及指揮某些動物；例如，撮口一嘯，就可以召喚許多鳥兒飛來，或有許多蛇或毒虫聞聲走來，聽候指揮向敵人進攻。請問現實世界中有沒有類似這樣本領的人物？

凌石

凌石先生：

武俠小說中所說的那種召喚指揮動物的本領，多數是虛構出來。不過，最近世界上却有一位生物學家，眞有類似那樣的本領。不過，他的這樣的本領，並非得自什麼異人傳授的法術，而是是得自他自己所發明的電子裝置。

這位生物學家是英國人，名叫希克利。他所發明的電子裝置，不是用來召蛇，而是用以召喚河中的魚兒。當他開動這一電子裝置時，河中即有魚紛紛游至他的船邊，而且到船邊之後停着不動，任由他用網撈捕，並不逃走，你說奇也不奇。

希克利的電子裝置，到底是憑什麼召喚魚兒游至他的船邊聽候捕捉的呢？

原來，這位英國生物學家專門研究魚類的腦電波波型，女扮男裝去當了船員，艦隊完成考察任務後，凱旋而歸。爲了表示對芭蕾日的尊敬，艦長特意選了芭蕾日的故鄉聖馬洛港作爲終點港。（夏知、新九〇〇六二）

蟹·災·憶·舊

張學章先生：

螃蟹味道鮮美，營養豐富，是人們喜愛的菜餚。但這些餐桌上的「橫行將軍」也會「鬧事」。

一九八〇年，西班牙著名產稻區瓜達爾基維爾河三角洲，發生了一次蟹災。不計其數的螃蟹，在二萬六千公頃的稻田上橫行肆虐，牠們咬稻桿，嚼稻根，破壞了大片莊稼，造成重大損失。據統計，每平方米的螃蟹多達三十隻。

一九六四年，在中東也發生過一次蟹災。四百多萬隻青蟹破壞了叙利亞多萬隻青蟹破壞了叙利亞、黎巴嫩的大片莊稼之後，又浩浩蕩蕩地穿過海峽，「侵入」埃及的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牠們不但咬死莊稼，毀壞農田，而且成羣結隊地進入人們的住宅，擾亂了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夜間，當人們亮起燈光時，青蟹就會爬上窗門，甚至「舅」爛電線，讀進被窩，咬傷甜夢中的人們。

我國歷史上也曾有過蟹災。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和七百多年前的元朝，江浙一帶就發生過螃蟹大吃水稻的災害。元朝大德年間的紹興蟹災尤其嚴重，每畝田的螃蟹多達二百多斤，水稻蕩然無存，似若被鐮刀收割過了一樣。

爲了對付蟹災，不少地區都有殖蟹的天敵——蟾蜍。幾十年前，澳洲的大敵，於是大量繁殖起來。今天，蟾蜍已在澳洲成災。農田中，草叢中，到處都是蟾蜍，牠們每年以百分之三十八的增長率迅速增長，不僅對植物，甚至對動物造成了威脅，牠們分泌的毒汁污染了植物的枝葉，使牛羊等食草牲畜受到毒害。

澳洲人消除了蟹患，却沒想到帶來了蟾蜍災，影响了生態平衡。當地政府爲此大傷腦筋，眞可謂「前門趕走了虎，後門又進了狼」，既是煩不勝煩，又是防不勝防也！（古月、新九〇〇二九）

跳高水上混戰拔河成爲絕响

七屆奧運未算成功

第七屆奧運會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日至九月十二日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舉行，由於東道主尚未稱職，加上戰爭的破壞和籌備的倉促，這屆奧運會開得很不成功。二十九個國家二六九二名運動員參加本屆奧運會，其中女運動員七十四名。

本屆傾得一提的趣事是跳高比賽，一場傾盆大雨使跳高場地變成了一片沼澤，工作人員用煤渣來墊場地，但仍然無濟於事，運動員們只好展開「水戰」，涉水助跑。由於場地的惡劣而影响技術的發揮，二十二名選手只有十二人越過一點八〇米的及格標準，最後美國選手蘭賴以一點九四米獲冠軍。

奧運史上的拔河比賽，自一九〇〇年起共舉行過五次，本屆是最後一次。英國隊成爲本屆冠軍，但亞軍却出了點問題。美國隊自一九二〇年起，在四十八年當中一直堅持認爲他們是亞軍，但實際上獲亞軍的是荷蘭隊。直到一九六八年，當年荷蘭隊一名叫亞歷山大的隊員（那時已七十七歲）把証書和銀牌出示之後，美國人才啞口無言。

儘管把拔河這項運動歸入田徑範疇十分牽强，但許多奧運史家仍然一直把這一短命的項目附屬在田徑項目上。

體壇縱橫

科學知識

單車發明過程

逐步改進完善

李蕤南先生：

自行車又叫脚踏車。它是誰發明的呢？

關於單車的發明人，說法很多。有說是法國的西夫拉克。他於一七九〇年創製了一部木製兩輪車。還有一種說法是：最早發明者是俄國的一個農奴，他在一八〇一年創造了一部木料單車。

到了一八一七年以後，德國有個叫德列斯的人，製成了一種「跑車」。它沒有「脚蹬」，騎車的人坐在木製的座位上，必須兩腿使勁地往地面上蹬，才能使車身前走。

到一八五六年，德國一位機械師，把跑車加以改良，在前輪上加上「脚蹬」，騎車人再也不需用兩腿去用力蹬地囘了，但這種車顯得很厲害，沒有人願意去騎它。

後來，英國有人將鋼材代替木料製造單車，使它顯得堅巧輕便。但由於前輪大大，騎起來很笨重，紙有冒險家才去騎這種「高輪車」。

一八六九年，德國一位體育教師，他對各種單車進行認眞的研究，想出了把脚蹬放在兩個輪子中間的辦法，前輪控制方向，後輪推動車子前進。兩輪中的魚兒。當他開動這一電子裝置時，河中即有魚紛紛游至他的船邊，而且到船邊之後停着不動，任由他用網撈捕，並不逃走，你說奇也不奇。

希克利的電子裝置，到底是憑什麼召喚魚兒游至他的船邊聽候捕捉的呢？

原來，這位英國生物學家專門研究魚類的腦電波波型，女扮男裝去當了船員，艦隊完成考察任務後，凱旋而歸。爲了表示對芭蕾日的尊敬，艦長特意選了芭蕾日的故鄉聖馬洛港作爲終點港。（夏知、新九〇〇六二）

探本尋源

動物世界

本爲席上珍海錯竟然肆虐成禍殃

說文解字

癎·淦·盦

三字簡釋

何邦先生：

癎，讀如固，指病經久難治，如痼疾。亦可比喻長期養成不易克服的嗜好、習慣，如痼癖。此字古已有之。「平原王素波書·安帝紀」：「平原王素波痼疾。」「三國志·蜀志·楊戲傳」：「後儻（指韓儻）痼疾後頓。」此外，痼疾也可寫成固疾、錮疾。

痼疾，指病根深蒂固，難以根除的疾病。痼疾意思相近，謂積久難重之病，亦可用以喻積習甚深而難改者。如「宋史·趙與嚕傳」：「每言端徐俊先生：（一）淦音紺，有四種解釋：①水入船中，見「說文·水部」。②河工上稱大溜爲淦，又河流中心，由於河底坎坷不平，激溜成浪，起伏甚大者，在黃河下游，亦稱爲淦。③水名，在江西境內，源出南江縣東南離山，北流經紫淦山入贛江。④姓，明代有淦君鼎。

（二）盦音歆，酒店字號、人名常用字，取其金多興旺之意。（周默、新九〇〇八四）

收發室

收函：劉科威、何邦、蔡佳、李蕤南、王進、王徵、林大明、周淩石、羅南、楠、林景薇

刊覆：黃蕤

讀者諸君來函示名示址爲要

並宜明服務版